

舊遊往事

蔣君章

執政的中國國民黨，由於我是五十年以上的老黨員，特別頒給一張獎狀，其中頗多溢美之詞，捧讀之下，不僅深為感激，而且更多慚愧，但也引起了我為黨服務的一段回憶。

沈老師與國民日報

我之信仰三民主義，始於民國九、十年間，是在高等小學二年級的時候。校長沈老師是一位熱忱而忠實的國民黨同志。他訂的報紙，不是一般人所閱讀的上海申報、新聞報等暢銷的新聞紙，而是上海民國日報。這是鄉間少有人閱讀的，因此並沒有代理的訂報送報，而由上海的派報處送交輪船公司的辦事處，由學生們輪流到鄉鎮的輪船辦事處去拿。這分報紙是中國國民黨主辦，我依稀記得社長是葉楚傖先生，副刊稱為「覺悟」，是由邵力子先生主編。這分報紙主要的新聞除了一般的國內外時事要聞外，對國民黨的活動和反軍閥的消息和言論，刊載甚多。「覺悟」中除了雋永的小品散文外，並多闡揚三民主義和國父言論的著作。當時國父往來於上海與廣州之間，駐節上海的時候也不少。沈老師特別

寫信給國父，請賜題校訓。國父頒賜的校訓是「天下為公」，署名孫文，是親筆簽的。懸掛在會客室的正中，當時來往的客人，並未加以注意，但對學生們却有極大的吸引力，都知道三民主義的最後目標，是「天下為公」。民國十年五月五日，是國父就任非常大總統的日期，沈老師親率全體學生百餘人，在街上遊行演講，革命空氣，彌漫於南北長達十里的鄉鎮，一般知識分子才知道這是一個什麼日子？這個日子對我們國家有什麼意義？這是我們鄉間獨有的一次紀念遊行。

沈老師為了要學生知道時事，關心國事，每星期一至六的中飯後的休息時間，要學生們輪流講報，分國外新聞、國內新聞、上海新聞、教育、與體育新聞等，不用說所用的報紙，就是民國日報，所以革命運動的消息，也在國內要聞中報告出來。我之閱讀報紙的興趣，就在此時養成的，後來我和新聞界發生先後達二十年的關係，也可以說得之沈老師之啓示者甚多。

默默奉獻不求聞達

當時，我對國民黨的認識，非常有限。在學校中，沈老師還發行了學校新聞，除報導學校中發生的新聞外，還選載學生的作文和沈老師及其他老師的作品。他寫的文章中也常向學生們灌輸三民主義的知識。我是民國十年畢業的，在我畢業以後，國民黨討論左右派問題十分激烈。沈老師也和我鄉同志討論這個問題。綜合他的意見，三民主義就是三民主義，分左派信徒與右派信徒，不但不要，而且更近於庸人自擾，徒資糾紛；國民黨員就是國民黨員，國民黨員的任務是服從黨的命令，在崗位上努力工作，有什麼左右好分？從他的言論中，可以理解他是中立的，他的觀念中只有是非與善惡之別，並無左右與新舊之分。他是一個熱忱的革命志士，無名英雄，他滿足於他的高等小學校長和初級中學校長的職位，在他的職位上儘他的力量參加革命工作，連擔任一個縣黨部委員的希望都沒有。但黨有命令要他做什麼工作，他是一力擔承。例如民國十二、三年間，國民黨在江蘇省的各縣展開宣傳工作，楊杏佛奉派至吾鄉講演，要沈老師陪他至有學校的地區和黨員較多的地區發表演說，他陪他坐着獨

輪小車，自始至終伴着他，便是一個例子。沈老師的風度，是我最景仰的，他的三民主義的信仰，對我的影響極大。

### 短期受訓臨時因緣

不過，我的加入國民黨，還在民國十六年七月。那時候國民革命軍已定都南京，這個學期南京各大專院校都停課，我在南京只是自己讀書。其時，有兩個短期訓練班招生，一個是總政治部辦的政治工作人員養成所，一個月為期；一個是中央黨部辦的，稱中央黨務學校，六個月畢業，我的高等小學同班同學龔君，投考黨務學校，我則投考政工人員養成所。因為我的目的，是在繼續我的大學學業，受訓一個月，工作兩個月，正好大學開學，可以接得上。我就在那個時候集體入黨。但當我要結業的時候，寧漢合作，蔣總司令下野，孫傳芳部進攻龍潭，南京秩序已失正常，我沒有得到結業證書而訓練班停辦，我只好返回故鄉，在我坐火車到上海的途中，火車途站必停，一停就是一、兩個小時，過了無錫，始照常行駛。事後方知在鎮江常州之間正發生賴世璜的事變和繳械問題，我們這一系列車之安抵上海，真是僥倖之至。

龔君是在十七年夏初卒業，奉派為故鄉縣黨部指導委員。我鄉黨員，人數不多，故指導委員只有三人，成立黨務指導處，他要我幫他的忙，給我的名義是秘書。龔君認為我縣應有爭取成立指導委員會的必要，我為他草擬一份申請書後，龔君上南京向省黨部接洽去了，縣黨部工作尚未

展開，正好我的中學同班同學黃君到縣城來，他邀我到他家去玩幾天。我於是跟他到西鄉去了。在那裏，我倒是替黨做了一件爭取民心的事。

### 為豆芽攤打抱不平

原來黃君有一個本家，務農為生，兼作出售

黃豆芽的小生意，在鎮上擺一個小攤子。保長也是他們的本家，論輩分還比豆芽老闆低。保長看到豆芽老闆富而老實，指他的小攤子是違章的，要他出五十銀元運動費，以圖保全，已經付了二十銀元，保長還迫着要其餘的三十元，約期正好在我到黃家的第二天，黃君便向我商量，要求給他一點幫助。我初入社會，覺得應該為此打抱不平，但沒有把握，答允試試看。等到保長已至黃老頭家，黃君便伴我前往。落坐寒暄以後，我問保長先生來此的目的。黃老頭便把經過說出來。我很難為情似的表示了我的身分，並且說明國民黨是為人民解除痛苦的。於是我問他：黃老頭在鎮上擺一個豆芽攤子，究竟違的是什麼章？如果真的違章了，做保長的應該依章辦理，絕不能索取賄賂，保長要錢的理由究竟是什麼？是不是豆芽老闆並未違章而保長自己先犯了法？保長先生想不到來了我這個不速之客，而且對我的問題，竟瞠目不知所對，面孔却脹得通紅。於是我進一步說，國民黨正在革新，對此問題，不能置而不顧，我要他把這件事情的經過情形，自己寫了下來，在場的人都是證人，本應把他送交鄉長，解縣政府懲辦，正好鄉長不在家，不過也沒有關係，你自己是保長，跑不了的，等我回縣城後

，移文縣府處理，也是一樣。我說完後，把這張自白書收了起來，走回黃家。這位保長，經此突然的刺激，覺得事態嚴重，乃挽求鄉中與黃家相熟的人，要求我給他一個自新機會，他願意把已收的錢吐出來。於是我要他立一張悔過書，在還了黃老頭的錢以後，換回自白書，作為此事的結束。他欣然同意，黃老頭抖抖兢兢的把二十元塞給我，我把他訓了一頓，他滿懷感激之意而去。後來聽說黃老頭還是拿出五十元來，買了木材，造了一座年久失修河橋，作為對我的紀念。

本來在黃同學家準備休息幾天的，但此事一傳，請求援助的人絡繹而來，有許多是不值一笑的鷄毛蒜皮小事，此地不可再留，我便溜回縣城了。

### 救孤兒院於危難中

我回縣城以後，龔君還沒有回來，而縣城裏又發生一個棘手問題，久懸未決，要我幫助，原來縣城裏有一位大神士，他的女兒出嫁給一位富家子，不久去世，並無後嗣。這位女士拿出一筆可觀數字的經費，要他父親辦一個孤兒院，專收無依無靠的孤兒，施以教養，訓練他們有一技之長，作為謀生之路。孤兒院有房舍，有樂隊，倒也有相當的規模。這位老紳士對於年輕的後輩，頗為傲視，黨部成立以後，他的紳士地位，在他的感覺是動搖了，所以他把孤兒院停辦，孤兒遣散，把樂器出賣，而且更有處理院舍的企圖。縣城裏的紳士和知識分子屢次請他不要這樣意氣用事，他無論如何不同意，於是他們組織了一個孤

兒院後援會，但是並無具體辦法。我一回縣城，他們便向我陳說此事。我問他們此院成立，是否立案？他們都說是立過案的；我又問：他停辦孤兒院是否得到政府的同意？他們都說沒有。我於是把這件事情向兩位指導委員報告，並且建議把這個後援會作為黨的社會服務，由指導處領導開會，他們都同意，而且指定由我代表黨務指導處做召集人。在這個機會中，我開始和縣城的紳士以及其他知識分子接觸。第一次會議中，發言人非常激動，但無具體辦法。我離開主席地位，作了兩項建議：其一、是移文縣政府，請對這位老紳士擅將立過案的孤兒院停辦，追查行政責任；其二、孤兒院所有財物是公產，擅自出賣，有盜賣公物的罪嫌，可否進一步移轉司法審判？會議中有一位著名的律師，認為我的建議，在法律上都站得住腳，應該照案通過，迅即辦理。會議告竣，書記宣讀了記錄，各無異詞，我照例簽了字，並且同時在向指導處的報告上也簽了字，公文很快的就發出去了。

### 人情壓力繫鈴解鈴

不知道這位老紳士是得罪過縣政府，還是縣政府看重了新成立的黨務指導處？第二天就發出了通知書，第三天就由第一科科長在大堂傳見老紳士，詢問了內容經過後，科長即宣告老紳士交保，聽候再訊。交保是沒有問題，但對老紳士的體面却是十分難看，說得嚴重一點，真是有些下不了台。他很生氣的回家，打聽誰主辦這件事？弄清楚後，他的姪子和兩位兒子都來看我，原來

都是我大學的同學。他的姪子倒很開明，對我不但沒有責怪，而且還認為他的伯父做得確是不對，只託我在可能範圍內，照顧一、二。他的二兒子則十分氣憤，怪我一點不留情面，言辭激動，簡直和我吵架一般，我委婉地對他說，會議中七嘴八舌，我只是當主席，只要不違民權初步，我沒有方法可以阻止任何人發言，更沒有方法使多數贊成的議案不通過；個人如有應付不周之處，請他諒解。他的大兒子是最後見我的，一副無可奈何的尷尬相，問我有沒有緩和的辦法？他的態度是誠懇的。因此，我也坦率的告訴他，會場空氣的激動情形，轉圜的辦法很簡單，只是要快，假如發展到司法程序後，那就不好辦了。我的建議是要他勸他的老太爺把孤兒院所有的財物統統移交出來，我想我能設法可以平息眾怒，結束此案。我的建議發生了效力，老紳士果然把孤兒院財物辦理移交，由後援會推派代表接收，孤兒院照常辦理，這又算是我對黨做了一些事情。

### 黃魚與鹽區的煩惱

在指導處的時期，我又做了一件至今還不知道不對的事。事情是這樣的：我鄉在春季，照例有帆船至黃海或渤海捕撈北洋黃魚。船家捕得漁類後，必須加鹽醃製，用的是淮鹽。我的伯祖父的姨外甥是做此項生意的。一般情形，所購之鹽，一定超過需要量，帶回來賣了，也有不少盈餘，可是這是不合規定的。原來，那時候鹽的產銷，各有區域，稱為引岸制度。我鄉食用之鹽，是屬於浙鹽的範圍，淮鹽到我鄉銷售，便是私鹽

，我那位親戚，便是犯了販賣私鹽的罪，場知事（專門管理一個縣的鹽商代表）據報，便要找他麻煩。他央求伯祖父給我寫信，要我替他解決。老太爺本來最不願意多事，經不起他的纏繞，便寫信給我。這是屈在我的親戚，不管引岸制度是否合理？鹽商是不是受萬人咒罵？但這是國家的制度，在沒有取消這種不合理制度之前，商人總應該遵守。所以我接到此信之後，感到十分困難。可是老太爺交代的事情，我又不能不理。再三思忖，只有在場知事這一方託人疏通。

在孤兒院後援會中，我認識了一位熱心而公正的紳士，他交遊很廣。在萬不得已中，我請教他，有沒有疏通的辦法？這位紳士對我印象不惡，他坦然承認他認識場知事，有相當往來，願意為我特別走訪場知事。他見了場知事說明此事，而且還說明此人和我有關係，我就是孤兒院得以恢復的主辦人。場知事也知道孤兒院恢復的事，因此慨然答允，只要有兩全之計，他可以同意免究。我因提出辦法，要我的親戚具一切結，說明不懂引岸制度，以致誤犯法紀，請予一自新機會，此後決不再犯此種錯誤。場知事接受此一悔過切結書，事情才算解決，使我對我的伯祖父能有交代。

我至今，還感激這位熱心的朋友，但內心總感到不安。雖然我絕沒有利用我在黨部的地位，但得此結果，總和我在黨部的職務有關，這是我初入社會所遭遇的有背良心之事，於是我開始有離開黨部之意，以免將來遇到可能發生的更棘手問題。

## 對黨務工作的感受

與君爭取指導處改為指導委員會的事情成功了，而且還同另外兩位指導委員一同返縣。縣黨部的組織，也因而改變。我的名義改為組織部幹事，與君就是組織部的負責人，他希望我協助他，使指導期間以後正式黨部成立時，黨的實際責任，仍然抓在他的手裏，而對原有黨部的負責同志都置於閑散的地位。第一點我完全同意。第二點我的意見不同。我認為我縣的原來黨部，並沒有不良分子，而且他們在地下工作期間，出過死力，聲望人品都相當高，其中有我的大學同學在內。例如：孫傳芳抵抗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晚期，因為經費不足，勒令各縣增加敵捐，每敵小洋兩角（就是十分的小銀幣）；而且派人坐索，急如星火。這批地下工作同志，發動請願，阻止縣政府交納敵捐，這是一件成功的冒險大事。這些人無論如何，在新的縣黨部中，應該有他們的位置，否則是不公平的。我受沈校長的影響，沒有派系觀念，一切都以公平和超然態度為出發點。但是與君却不以我意為然，只同意將來的縣監察委員給一位曾任師範學校校長的王老先生。我本有離開黨部的意思，至此，堅決不再工作，與君力挽盛意，我只有謝謝了，但我對黨部的基層工作，始終堅持同志之間要團結，黨要在民衆間樹立信心，在處理事務上要公平合理。平心而論，我對黨實在沒有什麼貢獻，以上這些芝麻綠豆小事，真是五十年以前的事，我也從來沒有對人說過。也算不得有什麼意義，只表示我對黨的基層

工作的態度。後來我在第四組工作時，雖然也盡過不少的力，但這僅是一個黨員應盡的責任。尤其是最近二十年來，我沒有為黨做什麼事，只是

在選舉中奉命說服幾個親友投黨的候選人之票而已。因此，我接到這分獎狀，實在是十分慚愧。這真是「賣老」，「賣老」是要受良心責備的。

# 台海風雲人物

蔣君章著

定價台幣壹佰元

本書為史學家蔣君章教授精心傑作要目有：

台灣抗日民軍領袖丘逢甲：

捲走十萬餉銀之謎。以父作馬望子成龍。春聞告捷飄然而歸。桑梓之地義與存亡。願為島國永載聖清。四萬義軍一百餘營。唐景崧潛離台北城。強國復台先見之明。嶺東辦學與廣州設帳。

誓守台南的劉永福：

不受名義週旋到底。黑旗將軍目不識丁。入越開闢新根據地。竹槍奇陣大破白苗。黑旗智取黃旗部隊。破敵妙計起用女諜。黑旗軍大敗黃旗軍。河內大戰格殺法將。黑旗軍威震鑠中外。

黑旗將軍驚走法師：

劉永福猛攻大營盤。檄告天下討法蘭西。草莽英雄大義凜然。七十老將奮戰諒山。劉永福義救岑毓英。黑旗軍跨海援台灣。劉永福慨然釋嫌怨。唐景崧重兵守基隆。樺山推評雄才大略。黑旗將軍獨撐大局。民族偉人青年表率。

台灣革命先烈羅福星：

鮮血教育抗日精神。革命運動發展神速。日據台灣苛政如虎。風塵中的革命女性。慷慨就義了無懼色。

台灣抗日英雄余清芳：

與兵抗日匡復三台。日本警察魚肉同胞。神道設教加入西來庵。舉義台中羣起響應。拼死一戰殺盡倭奴。傳檄三台討伐日軍。殘殺萬人空前慘聞。抗日運動方興未艾。